中国医师节 | 院士专家说

“健康所系，性命相托。我志愿献身医学，热爱祖国，忠于人民，恪守医德，尊师守纪，刻苦钻研，孜孜不倦，精益求精，全面发展。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，助健康之完美，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。救死扶伤，不辞艰辛，执著追求，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！”

这激动人心的誓词，是每一位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医学生都曾庄严许下的诺言，也是走上临床岗位后不断践行的准则。8 月 19 日，在第五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，曾经的医学生已成为医生，回忆起职业生涯的这些年，除了不变的自豪感与成就感，他们对医学、对医生、对患者有了一些更深的感悟。

巴德年

钟南山

韩启德

郎景和

葛均波

王辰

乔杰

黄荷凤

张抒扬

朱军

刘鹏

栾杰

余洪猛

刘荣

霍勇

安友仲

张发明

刘春涛

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：

医生是真正的天使

一个人从学医开始，不仅要学习自然科学和医学知识，还要学习社会、人文和管理。

我鄙视那些把医学当成纯技术的工匠思想。他们只看到手术刀，看不到手术刀后面的人的存在。医学教育关键还是人，没有合适的人，刀就危险了。

医生的伟大之处在于，他们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解除人民的痛苦。医生是真正的天使，难道还有比他们更可爱的人吗？

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：

医生要敢于担当

医生看的不是病，而是病人。医生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，危急关头豁得出来，这是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状态。这并不是自负，而是一种能做敢做的责任与担当。我敢做、我能做，年轻人就要有担当精神，关键的时候站出来、走出来，舍我其谁，这叫精神，这种精神是正面的——我敢担当！

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：

医学是有温度的

人类自有文明以来，就有医术。从古到今，医学从来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，闪烁着人性的光芒。今天，医学大大发展了，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，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，还只是冰山一角，切不可妄自尊大，以为技术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。我们医者能做的仍然是“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”。

生命是有限的，每个人从出生、成长、壮年到衰老、死亡的过程不可逆转，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正常的过程。我们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，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的目标，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，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。总之，我们时时不可忘记，医学是有温度的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：

敬畏医学、医生和病人

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医院多次被评为最佳医院，但其海报上只是一个听诊器。听诊器让医生与患者面对面直接对话，让双方郑重地明晰“我是你的医生，你是我的病人”——双方都是郑重的、神圣的！

一个医生应该记住奥斯勒的话，我们一定要有很好的历史洞察，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，要把科技进步和人道主义结合起来。敬畏生命、敬畏自然，当然也要敬畏医学、敬畏医生、敬畏病人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均波：

把病人当作亲人

行医如同做人，最重要的是讲良心。良心就是听从内心道德的召唤，对医生而言就是敬畏生命、治病救人。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。

假如你是病人，你不仅希望能得到最好的治疗，也希望刀口能开得小一点、缝合得美观一点，所以我们要换位思考，要把病人当作自己的亲人。

上医治未病。医院处于防病治病的下游，必须从重治疗转为重预防。现在医生的很多时间都花在了给病人治病上，而真正负责任的医生，应该从上游去防病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：

医学堪与厮守终生

当今，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倾向、困惑和现实利益摆在面前，引导大家做出不同的人生选择。但大家仍然选择了学医。我想其中最深层的缘由，就是因为大家心中充满爱，而医学盈溢着爱，是堪与厮守终生的学问、职业、使命。一个人如果以表达心中对人类之爱、以帮助他人作为职业选择，那么学医会是一个最无悔的选择，更是一条最佳的路径。

请大家守住这份爱，它会使你们在学医、从医、传医的道路上虽经历风雨，但跨越坎坷、矢志不渝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乔杰：

做医生辛苦但自豪

救死扶伤是我们的天职，这就注定了医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职业，但是这个职业又有非常高的荣誉感和自豪感。

如果说做医生有什么纠结，可能就是和自己当初治病救人的初衷的矛盾。曾经学医是想救所有的人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、知识的丰富，知道很多事情是自己力不能及的，也是整个医务界的困惑。还是那句老话：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。

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：

医生要追求原始创新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金华人民医院的各个科室轮岗实习，轮到妇产科时，觉得妇产科虽然非常忙，但也非常“干脆”：生下来一个解决一个问题。

医生既是迎接生命的天使，也是与死神搏斗的斗士。作为一名医生，一定要追求原始创新，唯有不断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更好地为生命护航。

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张抒扬：

医学是仁心仁术

所谓医学，我理解是仁心和仁术。医生是崇高的职业，医生应是仁爱之士。

古人言“夫医者，无仁爱之心不可托也”。医生集仁心和仁术于一身，只有在仁心之上承载着医术，才能够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。

医学需要不断地探索，不断地揭示未知。在医学教育过程当中，需要传授基本知识、基本理论、基本技能，培养终身学习能力，培养对这份职业的坚持和坚守。

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教授朱军：

医生应学会引导病人理解疾病

医生除了挽救生命，更要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。当患者对自己的病情一无所知时，往往特别焦虑甚至会怀疑、不解。医生应耐心倾听患者的诉说，让他们的焦虑心理得到释放。同时医生应尽可能多地讲讲疾病知识，满足患者对病情进一步知晓的需求和愿望——这是医患间最普通的沟通。

中日友好医院教授刘鹏：

带好团队服务更多患者

开展任何一项先进的医疗技术，除了与医生自身天赋与能力有关，更多的还是医者的职责所驱使。

心血管外科医生就好比“浴血奋战的战士”，并且几乎每次都是“硬仗”。手术中一丝一毫都须格外小心，稍有不慎就会大出血，危及患者生命。

一个医生再努力每天也只能治疗几个病人，如果带好一个团队，就能为更多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。

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教授栾杰：

外科医生要有自己的“导航图”

过去，我们过分强调外科医生的手艺，却忘了思维模式。这就好比开车，每个司机都有偏好路线，或者是来源于经验，或者根据电子导航系统。其实，每个医生的头脑里也有一幅“导航图”，他们通过选择不同的路径，对患者实施诊治。但优秀的医生总能在众多的路线中分析出最佳路径，并且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路线。因此，医生不能只“照葫芦画瓢”，一定要有悟性，形成自己的“导航图”。

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余洪猛：

做手术绝不能打无准备之仗

做手术就是打仗上战场。《孙子兵法》中说：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同样，我们手术风险非常大，颈动脉一破裂，病人可能就下不了手术台，所以我们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先胜而后求战，所以医生绝不能打无准备之仗。

身为医生，应当站位高远，为人大气，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，有与团队成员合力推动学科发展引领国际的行为自觉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教授刘荣：

手术不存在绝对的“完美”

手术的速度不是医生追求的唯一目标，手术质量和安全才是我们最应该关心的问题。手术室不是赛场，医生更不能有竞技的想法。每一台手术都不同，每一名患者都有不同的身世，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特殊性，只有别无选择时才需要手术。所以，绝对意义上的“完美手术”是不存在的。

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霍勇：

注重培养医生的人文关怀

医生更多的是看病，但真正关注人的情感，尤其是人文关怀这方面做得还不够。只有重视人文，才能使医生的医疗技术更好地为患者服务。实际上，在工作中看到有很多的医学大家，同时又是医学人文的大家，他们的医学技术高、水平高，情商也高。我觉得技术和人文是相辅相成的。

现在青年医生的培养，更应当多重视人文的培养。这是一个潜移默化、长期的过程，不完全是课堂上教出来的，而是在行医过程中慢慢去体会的，作为老师来讲，也要言传身教。

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安友仲：

医生应涉猎多学科

医生应该学习哲学，因为哲学是世界观、方法论。人体就是一个小世界，对生命的认识也是一种世界观，而如何认识它便是方法论。作为一名重症科医生，伦理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都要涉猎，它们能帮你做出最适合病人的治疗方案。

病人躺在陌生的环境里昏昏沉沉一段时间，很可能已经分不清白天黑夜、今夕何夕。作为医生如果能让病人感知到时间、温度和关心，就能帮病人克服内心的恐惧，建立起与疾病斗争的信心，治疗的效果一定会不一样。

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教授张发明：

以病患需求为创新动力

我和团队常说，大家不要觉得自己是某个地方的人，要认为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们的医疗工作不是在一家医院，而是在需要我们救治的所有医院。十年苦行僧，我至深的体会是，改变躺下的人比影响站立的人容易。

当前，人类健康面临疾病谱巨变的大挑战，全球遭遇传染病大流行，国家空前重视科技创新。过去，我们做到的是坚持创新和率先遇见未来，履行《医师法》赋予我们的权利和义务，在实验室和病床旁达到自我实现。未来，我们将继续以国家需要、病患需要为方向，坚持创新，努力解决未被满足的健康需求。

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教授刘春涛：

不要辜负医患之间的缘分

医生这辈子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病人，他们把自己的一生浓缩到这几天或者十几天中，毫无保留地呈现给我们，这段缘分，我们不要辜负了。老话说得好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救治一名疑难或危重病人的价值，作为医生内心的成就感、满足感，其实不亚于发表一篇 SCI 论文。

（本报见习记者陈祎琪采写整理）